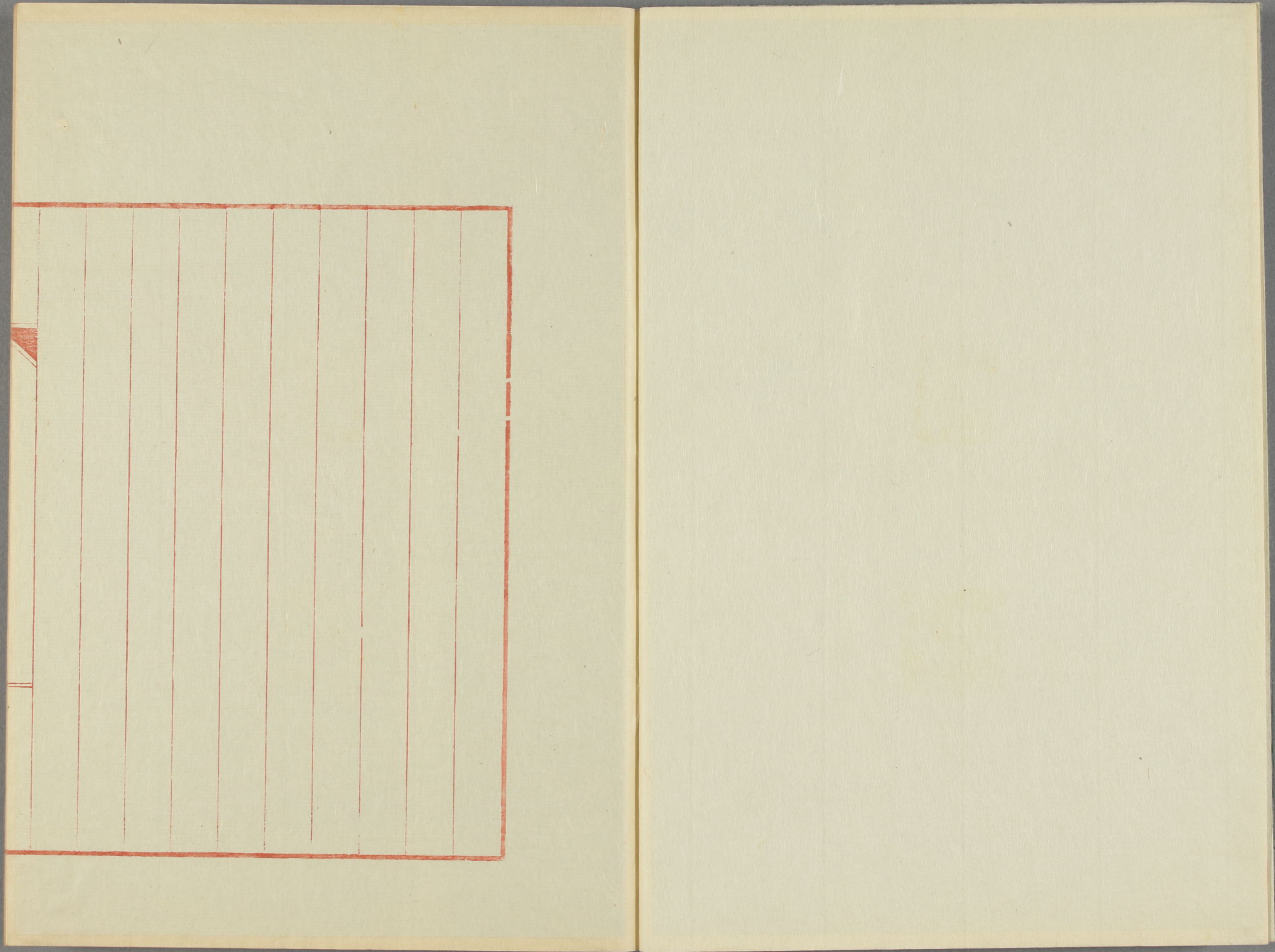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文書27
C 7
5







明治十四年辛巳一月 日張滋昉見訪

張曰新歲想興居萬福為頌登堂來遲希見諒僕當
晉謁展慶也

誠曰新歲忽蒙來賀深謝厚意昨夜三日方遽病
者視不寐今日疲勞余頃有除服之命僅視公事
餘則着喪服若不被忌則將相見于一室之中
張曰新年尚未試筆去歲遷居後得一五古初教
正

冥心棲高深儼居若巖穴日照群鳥喧雲飛衆芳

發古梅挾柴川寒颯蕩疎樾既資欣賞出轉覺
紛紜絕會彩函朝霞飛翰映孤月芝英聊以滄
佩永宜結且歌沁水章獨探鴻寶訣千載馳素懷
尚友企貞哲

誠曰此次何張兩公使皆歸國乎黃吳贊如何

張曰聞兩星使皆歸而恭積以下之官現尚未得確
音

誠曰服喪中久不見星使兩星使之歸係期滿而着
錦抑有他故乎

張曰大約是三年期滿且聞何星使有美國公使之

命不知確否

誠曰琉球之事業君知之乎

張曰琉球之事何星使諒必知之僕局外人故不過
問耳

誠曰清露境與之結局如何崇厚大臣處斬監候之
後舊藩再起可得聞乎

張曰近日亦無確音僕臆測之他日必是一字曰和
誠曰戰必損民命與國財和却似勝戰

張曰聞之西洋人云魯國亦是虛詞恐喝其實不
過利者財耳

誠曰到底人與之爭唯是一字曰利

張曰魯國如戰國時之暴秦其志不但壅滙亞洲即歐洲亦欲狼吞虎噬耳

誠曰今聯絡亞洲以拒魯國猶可及事而余與何黃西君屢言之

張曰前十一月興亞同人親睦會於米花堂僕有拙作先生見之乎

誠曰喪中未投函興亞會報

一月二十七日訪黃遵憲公度談

黃曰昨辱過訪適差池不得見今日本擬答拜恐被

枉顧謝

尊大人喪忌僕等不知貴國禮俗一切疏失切望涵宥

誠曰營葬之日殊辱來吊當日混雜不成禮節請宥恕又被贈帛文并輓聯情意懇到借弟長政敬謝

黃曰不及送葬至今歉然輓聯為故國二百年來通行之俗古人諫唁之意

誠曰諫唁何義

黃曰哭死者之友總其人美德而述之謂之諫吊生

者之遭喪而致其辭謂之唁。

誠曰。敝邦父母之喪。定服制五十日。貴邦丁憂。猶有三年之喪否。

黃曰。今通行三年之喪。仕者去職。服滿再就官。謂之起服。

誠曰。內閣大臣亦皆去職否。朝廷半減喪服。謂之奪情。今有之否。

黃曰。武官服喪百日。此外則朝廷倚任之臣。時有奪情者。三年之久。不便於行政。故有是事。武官若適有金革之事。不許去官。

誠曰。貴邦葬儀。有加。敝邦佛葬者乎。

黃曰。亦有僧人然。無火葬之俗。

誠曰。墓石大抵為何等形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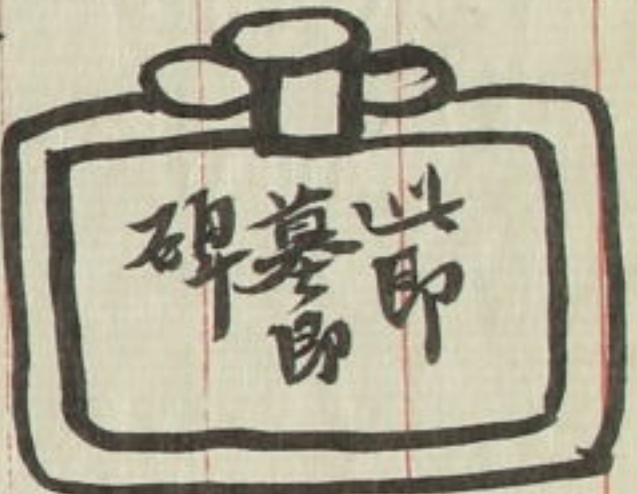
黃曰。多是長方。然或獨立。或附於壁而

治墳。為堂屋之形。亦不一其制。

誠曰。墓面記何樣文字。

黃曰。官職姓名。正面記之。年月子孫名。左右記之。無墓誌。銘多如此。并有誌。生卒月日者。又有書子孫姓名。及其人行狀於碑陰者。誠曰。墓之碑。有別字。墓即碑乎。

黃曰葬所



此即墓即碑為子孫拜掃之所

此離墓而立南人

多此式其墓堂用三合泥沙灰和合最堅實而潔淨墓石大小亦不一然官高者多高七八尺大二尺誠曰墓面姓名乞高貴人書之有否

黃曰有此事

一月二十七日訪使署于黃公度晤即陰曆

十二月二十八日

誠曰久不相晤時屬歲晚想應多事近頃忙否

黃曰歲晚差有事何公使將于陽曆三四月間歸國料理交代文書亦殊忙也

誠曰或言轉任駐劄于美國有此說否

黃曰有此說未確

誠曰我去就如何

黃曰今猶未奉政府歸國之命

誠曰頃閱新聞似有許氏其人代何公果信乎

何公歸國其喜如何然而余最惜其別深望將來

兩國交際愈益親密何公為其始接任必有功

黃曰許公候天津開凍方來故待至三四月也

誠曰

誠曰此公屬何省

黃曰許公官與何公同又為何公素知年四十浙江

誠曰君知此公乎
黃曰未知此公

誠曰清魯和成昨日聞之果信乎

黃曰無此事

誠曰西洋人屢為此等之電報為釣虛利往者之

黃曰此機密事外人未得而知然今在俄都議

若和成西洋人必先知之

誠曰今在俄廷議此事曾侯紀澤公使致力果
然乎

黃曰然

誠曰天氣嚴寒君所用平服上等值幾許

黃曰此值三十圓

誠曰日本之防寒之具

黃曰皮貴百圓緞相等棉衣無百圓之價北京則
用棉鞋棉靴或用皮

一月二十八日贈公度書

昨日暢談大慰鄙懷多謝曾所借覽鏡相堂
珍書留在敝廬已將三歲日夕愛讀得益不少感佩
之至其間盜厄火難一切迴避蓋涉風濤而來者真

有鬼神呵護非予愛之撫之不忍親于遲引至今
茲謹返趙請諒此意向者所乞何公養浩堂集序
今接貴報始知脫稿特領其盛願閣下轉致謝
何公又請速被惠賜餘付貴歷新正拜賀之衣
黃公度先生一月二十八日誠一郎拜

同月日贈何星使書

昨日途上瞥見尊顏加賀其安好頃聞閣下今春任
滿文替歸國昨因公度之言始知其確嗚呼惜哉前
日公度來書云拙著所賜大序已能脫稿特荷盛意
又請拙稿四五兩卷若有選定之則速與大序併賜

之為禱不宣何大人閣下一月二十八日誠一郎走

二月十一日何子我星使來翰

昨承枉顧以公冗未獲晤款甚大集四五兩卷奉
繳拙序殊不佳勉強應命請藏之以誌一時交契
可也他日刻大集宜別求名手序之屢承厚貺無以
為報九成宮帖一本乞亮納此上栗香先生閣下幸
已正月十三日何如璋頓首

二月廿五日黃氏來翰

拜登嘉貺敬讀惠紙慚謝之懷莫可言喻栗薊先生
執事元月八日憲頓首

二月十五日訪何星使

誠曰嚮者使魏氏特持大序并歐陽洵九成宮名序帖賜之敬拜其隆意日來俗務紛冗為致遲候請恕大序珠詞高妙書光蒼我之先榮何過之拙集亦因之或可壽于世乎

何曰月來殊多俗冗閣下迭次枉顧未獲暢領大教寸心歉然尊者必傳之作唯僕於此事不精勉強應命殊未能道著是處他日發刊可別屬大才入序之疊賜佳物受之殊愧客中無佳品相報慙慙誠曰得閣下尊選一一精當他無闕出者一切除去

總從尊選一友告我曰每篇諸評唯存黃沈二氏及王紫詮其他諸評咸刪却可也其言似可用敬邦刊詩者多而獲貴邦翰林學士之選定者葦未曾有矣僕是以頗有得色也

何曰尊集刻就請寄我數部他日僕歸由閣下素好交使館轉寄必可收到

又曰坡縣已廢稅所似曾回東京否

誠曰未未昨有書信曰掛冠之後於堺占居唯苦乏友人向寄黃道周墨帖來請閣下跋与公度之跋后日持之來願許其請

何曰石齋此墨蹟必真無疑請留此跋就奉繳

誠曰余頃於市中見此書想新井白石所編欲購之
或懼有誤謬請閣下加一閱全部十一卷自三皇蒼
頡到明代而止大抵列書家名姓不遺頗便于披覽
何曰此書首尾完否

誠曰完

何曰此書可購觀其所採集均有所依據若首尾完
善於書家源流盡之美亦文學士指用之書也

誠曰前夕 皇宮近傍之失火閣下直來伺問
天機敬拜厚意所在

何曰前夕之火忽聞警砲三聲因赴 宮門伺問

知風伯護衛 皇居已轉向別途吹去真大幸福也

三月二十七日 中村敬宇招飲同何公使黃參
贊淺田栗園岩村礫水

誠曰近頃天氣不順當春俄寒正是凶變之兆果聞
俄皇罹暴殺如何

何曰此理洵有

四月九日訪何公使

誠曰日前於中村宅邂逅洵快鄙懷頃閱新紙知接
任許公使發北京到上海俄逢丁憂鮮任此事真

否閣下駐在日數多少若速幾程則欲削一大喜以表別意

何曰閣下厚意不敢當謝、接任許公以丁憂回籍頃別汎何人尚未知第摠湏遲二三月方能交代矣天知吾愛貴國櫻花故留此多者數次也即有人接手書計當舊曆五六月方能到此矣

誠曰頃有一友人刻舊主上杉家張旭寶帖前身閣下初臨敝廬加讚辨此帖令併刻、摺之謹呈一本

何曰佳帖見賜謝、即當什襲藏之以為至寶

何曰中川先生詩極有佳者已與公度評讀、改日交到閣下處轉寄

誠曰雪堂之詩屢經閣下工思敬謝、當速從命轉寄翁之喜可知也

何曰日來公事忙否宮內省日日上班否

誠曰公事有時忙又有時閑未一定日、到宮內塞曠職責而已

六月十日黃遵憲公度有書

謹啟前辱過訪一語積悃日來屢擬題高齋將中川先生詩奉還而廢事旁午陰雨積旬不獲如願

款甚茲將詩一冊筆二枝書一通送到先生閱後即
代為封固妥寄是幸稍暗即當趨拜草々不宣
千萬珍重我七年五月十四日遵憲
宮島栗香先生執事

七月 與何公使書

拜成久不相見襟懷鬱陶想應國恤未除表服頃天
氣不佳貴體安好否先年所願之楠公父子兩幅一
係正成迎鑾聖輿於笠置畫一係正行題訣辭於芳
野如意輪堂畫皆足吾國忠臣爭先於日月者閣
下亦幸無惜一贊九成宮墨帖又請跋語幸見允則

併以為什襲珍寶也為禱友人井上毅 曾奉命到

貴邦者知余與閣下交親密求余偕修文閣下此
人頗好漢學閣下若幸不見拒則應相携來也此菓
製不太佳聊獻之左右慰衷中之憂而已此拜忽々
不宣何大人閣下七月十四日 誠一郎

承惠嘉貺對使拜登客日趨謝我七年六月十九日

栗香先生執事 何如璋

七月十日 黃遵憲見訪

黃曰僕以國恤之故久未出門今既百日謹來謝屢
次枉顧之勞昨惠嘉菓一并拜謝

誠曰不敢當

黃曰昨讀新聞云閣下兼勸史館今既辭罷專任宮內是否

誠曰官藉以史館為本兼勸宮內今特專任宮內罷史館七月十日宮內新編諸規日來多事每月到史館僅兩三日故有此命

黃曰僕前承命作大集序僕詎不敢辭昨既脫稿今以齎呈未審可用否

誠曰此序意思佳絕足以觀二人交親別後讀之慰懷多謝厚意

黃曰此序若欲付刊再行改定擇一能書人書之可也此序仍望先生改定

誠曰請君自書之若付他人他日遐想自欠幾分非君手書則不太妙

黃曰僕書劣

誠曰此八編類纂係祖徠物茂卿之藏書頃獲此本頗愛之

黃曰陳仁錫為明宗禎間翰林明亡殉難著述甚富評鑑諸書是編所采輯八編皆有明一大家著作於經世大要畧既具備此書流傳本甚少可

重也

誠曰物茂卿既獲此書頗秘藏之施諸經世不為鮮少此人有卓識余今欲獻此書

皇帝

黃曰此書於明人著述中論為有用之書然明人著述殊為本朝人所不喜即看卷首之圖疏漏極矣可笑

誠曰友人頃携趙子昂書來請一閱真偽

黃曰僕於書法實不辨好醜決古人之真偽更非僕所能

誠曰僕亦一切不知之

黃曰書之真偽非僕能辨然下有項子京一印項墨林為第一賞鑒家若此印不偽則此書必真明人明三百年之第一收藏賞鑒家也明以前故迹經墨林鈐印則鄭重加倍

誠曰貴邦職制政治其記載之為最精確者何本即大清會典之外又別有佳本乎

黃曰皇朝通典通考通志又有大清會典則例是書五百餘冊

誠曰宮中欲購一本不知價幾許

黃曰僕今忘之約日本金一百二三十圓可購也

誠曰頃於宮中購得廣東通志一部圖畫詳密頗好
又有可異者職官部中有黃公度與君同姓名係二
百年前之人

黃曰南宋人有此公非廣東人廣東通志中不知何
以有黃公度

誠曰貴館中所携西洋譯本不知有何書

黃曰皆敝國所譯者盡有之不能悉數也

誠曰萩原裕昨日拜大政官出仕之命專任外務部
傍編纂顯承述略嘉永未使渡航以後之事

黃曰可喜可賀乞為致意聞史館新撰明治史要既
脫稿不知此書訖於何年

誠曰此書僅一史要耳其細目一年已有三百部史
要僅記其大綱也

黃曰僕所撰日本志十既成七八中有海軍一門所
載船艦表恐有錯誤意欲煩先生代詢令弟小森澤
君不審可否

誠曰謹領尊意

黃曰海軍現在未有年報其中未甚明白之事都應
請教明日當開列一紙送到乞以轉煩小森澤君

感甚幸甚

誠曰頃韓人數姓來都下魚允中洪英植君見其人
否又聞李萬孫時論頗激昂韓廷捕縛之果然乎
黃曰頻見韓人僕嘗讀李萬孫論既賞其文章復嘆
其人殊有忠愛之氣以為可惜在不達時變耳前
見韓人議論及此僕勸韓廷拔用此自來倡領港
論者一變即為用夷之人

今日貴國顯官即有前日放火焚英使館脫走之人
因知李萬孫輩將來大可用也

誠曰此一軸僕曾於米澤之地設一製絲場擬做富岡

當時大久保利通伊地知正治吉井友實諸君等所
往履之手翰取其有關係此事者集為一軸僕註解
之昨日三條相公為題字今

皇上巡幸羽州比

聖駕過米澤僕携此軸到山形縣奉迎以供

聖覽欲請臨幸製絲場洵昭代之一大廢事也日

譯此卷為漢文以傳世願閣下為一跋

黃曰富岡絲場為貴邦第一大事業此卷書翰多半
俾人足寶貴也今也

皇帝臨幸米澤製絲場君持此卷奉迎親近

皇帝上奏設立之類末人也不多有之事

黃曰伊地知先生將卜家熱海是否

誠曰半有此事

誠曰何公歸期在何月

黃曰約在日存九月之末十月之初天晚告別明日
再有函奉託問海軍事

七月十七日黃氏來函

栗鄧先生執事前趨高齋快慰積懷日來漸熱惟防
重為祝僕所撰日本志將近脫稿中有海軍一門因
海軍尚無牙報拉雜採輯慮不免有誤且尚有一二

詢請之事因念令弟小森澤君今官海軍僕亦叨有

一面之識不揣冒昧敬以奉懇謹此敬問時祀小森

澤先生所代問好光緒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遵憲拜

一 分送到海軍船艦表共四紙中有錯誤者祈為改
正有疎漏者祈為補入

一 問海軍兵學校規則明治四年正月十日太政官
布告者今稍用否若有新規則可以借示否

一 海軍新設規程局敢問所司何事

一 問海軍兵卒_{下卒}指規則可借示否兵卒每月給俸
一 圖七十錢有等第否

一問海軍每歲經費何項用多少可示其大概否

七月二十三日黃公度書

辱辱嘉貺愧無可報故覓土產則久客他鄉篋中更無長物欲購之塵布則所謂羽毛茵華君地生焉頃有朝鮮遊客惠物數種敢以轉獻物不必佳但道遠難致庶幾以表此情晒烟為幸光緒七年六月廿三日黃遵憲 栗鄉先生執事

八月二日與黃遵憲書

公度先生執事前日蒙高軒枉顧敬領清譚味慰素懷日來暑熾惟珍重為祝畏者辱賜韓土名產一一

登拜以公私多事為欠趨拜所示海軍船艦表并兵學校規則其餘數件僕已領命弟亦林澤長政現奉職東海鎮守府常在橫濱總轄諸艦閣下所云僕已轉致頃弟在橫濱來日所云件件仔細檢查此等事固當明告者但秘史之職事無大小非受省卿之命則不能私告若轉照之本省書記則知之亦甚容易耳俄德二公使亦有此公問已經一一明告弟之言如此便以告閣下頃

玉輦東巡弟長政亦將某杖乘艦到北海道以迎玉輦其日在迤所示之事閣下欲明知之速如前議

可也雨晴直當趨高館先馳寸兗以告不宜明治十
四年八月二日宮島誠一郎再拜

八月六日黃氏來訪

誠曰下午欲趨高齋昨夜傷冷頓發疝疾針治到
到今故不果問昨呈一書不知達否

黃曰前日奉尊書具頌貴意謹當別具公函乞海
軍省明示可也惟前所呈船艦表幸以見還庶可附
之公函中

誠曰頃以有巡幸之事宮中殊多冗不得清暇久
不見何公安好否僕亦於九月初旬欲一往山形縣

迎 聖駕於米澤也

黃曰聞小森澤君於九日出發橫濱俟其歸再寄
函可也具海軍公函詢之他書記官或託外務

尊體違和千萬珍重不敢久擾就此告辭連日天
氣不佳僕於前日受寒氣亦患吐昨已愈矣閣下願
將息僕他日再過訪

八月八日何子我書

秋暑方酷殊不可耐近况何似能有納涼佳處若
歲屬題楠公父子畫幅謹以奉繳又九成宮一帖亦
書一紙於後唯詩字惡劣不堪入目奈何。此

致即候辛巳立秋後一日栗香先生嗟世何如璋

大楠公贊

日本元宏中後醍醐帝畏北條高時之逼南幸
笠置山楠中將正成應詔勤王始終一節櫻井
之役卒以身殉日人譚義烈者必以楠公為稱
首比之漢諸葛忠武唐張許二公云丁丑冬余
奉使東渡過湊川神社有詩紀之今宮島栗
香以笠置山應詔勤王圖屬題爰書此諸於卷
端時辛巳立秋日也嶺南何如璋識
間關一旅燔櫻井仗義楠公節獨高欲問南

朝興廢迹湊川東去咽靈濤

小楠公贊

楠正行者中將之子繼世竭忠屢挫北軍四條暇
之役力戰死先戰諸吉野謁後醍醐帝陵以箭鏃
書和歌於如意輪堂壁板歲久堂圯而壁板為日
人所藏獨存今五百餘年矣宮島栗香以捐本
見示因絕一絕還之辛巳立秋後一日嶺南何如
璋識

如意輪堂迹已陳和歌題壁字猶新流傳片
板同金石忠孝由來動鬼神

九成宮帖跋

歐公此書為唐人楷法之冠原刻石已殘缺此本為
吾友楊孝廉敬依宋拓之佳者重摹上石鉤勒
精工神氣完足丁丑携之東渡轉贈日本宮島栗香
先生異地同文或足資臨池之一助也辛巳秋七月
何如璋識

八月十七日何星使書

昨日承足下大賜獲井上先生清譚片刻使熱室
生涼非兩公風雅何以有此廿日上野之約荷井上
先生厚意本不敢辭目秋暑戒口未得趨陪乞

轉致井上先生善為道謝俟天氣新涼再与井上
先生訂日偕足下作半日之游更為清快想先生必
我許也此致即候辛七月廿三日何如璋啟
宮島栗香先生吟安
黃遵憲同此致謝

答何公使書

前日酷暑中獲拜道範頓消鄙吝之心井上先生亦
遂素願其善可知敬代為謝昨日接子敬以適出
門不能直答諸恕廿日上野之會因暑延之曲
領雅意僕應轉致井上也如後命新涼訂日
閣下幸勿勞念回答避萬分拜晤辛八月十八

日何公使閣下 宮島誠一郎

十月廿一日黃遵憲來示

栗香老兄先生執事得書知文旌歸自故里酷暑長途往返無恙可賀。養浩堂詩例言僕細加校閱遂至刪易過多惶悚之至乞寬宥而是正之為幸詩序僕乞楊君惺者書之惺者書法勝僕百倍他日書就即以奉繳秋涼珍重不宣光緒七年八月廿九日遵憲

十月三十日訪使署与何星使黃參贊晤

何曰先生於何日回至東京想遠道初歸酬應必紛

如誠曰此行歸舊里以迎駕之暇日与故友親戚晤談頗慰十年之思留凡四十日便以本月十六日回東京

黃曰聞 聖駕過米澤時極贊鷹山公遺澤誠可欣抃先生當作詩記之

誠曰此事實千秋快事僕為之感泣此行余携鷹山公真影願贊一語

余鄉士族極多皆能修業生活之道已立民亦據恒產斯公之遺澤也

十年為客故鄉歸城郭半非人未非棠柘陰中三萬戶家家無處不鳴機

黃曰將來可成金元讀之欣喜

何曰米澤是開化有成效苟全國如此得何患不富強

黃曰明治廿三年開設國會僕輩捧讀詔聖亦誠歡誠抃踏舞不已君民共治之政體實勝於寡人政治况開國勳舊之所組織者

誠曰吾邦始開設國會負今期十年其間有餘裕宜修成憲法而發布君民共治固佳但如英國組織亦

不可擬吾國耳

黃曰如德國似可斷不可為米國

何曰先生是王權主義近日政府已定漸進章程先生將如何

黃曰先生為王權黨即抑官權黨民權黨即

誠曰現時黨論紛如余素不好黨只將為

帝室顯彰王章以確定國本僕之志也

何曰王黨之權在官自由之權在民第上下勢殊未知勝負所在

誠曰僕過米澤一萬士人曾無結黨之弊將來頗樂

之

黃曰望十年中責藩鼓勵人材以備他日登用一洗薩長政府之名

誠曰余過粟子隧道此經費盡係人民其感縣令三島之積身忠悃有此作

六年開鑿幾辛報隧道新通峻聲聞至竟精神動天地

變輿初幸羽州山

黃曰此事亦大可賀

黃曰有云政府欲拜吉井君為參議而君辭之

河野君先生識之否此君作越後遊否僕恐其他日與板垣中島並而為三自由黨魁

福澤二三年前常持國會尚早之論何以一變其所著時事小言君讀之否

福地亦然在新富歷擊論開拓事僕終以為過

誠曰國之大勢一波倒一波起自今十年始得平均亦非人力之所及也

誠曰余今清書拙著若無佳年此等一二孰為佳書請採擇之

黃曰先生自鈔當留為子孫寶用若付于民此

二本均佳詩序經楊君書就而有晚字僕想其再書

何日中川先生承遠寄佳筆又承先生代遞之勞謝

十一月二十八日贈何星使

何公使閣下前年友人稅所篤之子賴黃公度紹就貴館學漢音頃稅氏寄來江戶川所製粗帛詫僕歎之閣下曰聊致酬勿却幸甚十一月二十八日宮島誠一郎頓首

何公使答書

栗香先生足下頃奉手翰承貴友稅所先生惠賜佳紙謹以拜登當分致之黃公度先此致謝十月七日何如璋

十一月二十九日訪何公使

何日昨日承厚賜感謝之至前又承貴友賜惠佳箋可帶回國供十年之用一并謝之伊仍有黃公道周墨蹟俟日間跋就奉繳此蹟真而且佳亦中土難得之物也

誠曰今刊拙著固不惜刻費唯無好楷字者拙劣如此三卷頃將告成公之歸也謹當呈數十部

何曰刻工甚精即楷字亦殊不俗劣可以藏之名山
傳之其人以為千古不朽之成事矣

誠曰新任公使以何日到東京請示

何曰現新任黎公已到上海大約貴邦正月內可到
東京僕候伊交帶後料理歸裝計可回里度中曆
新歲也四載留此承公雅愛今將告別殊為悵然
先生他日當以佳什見贈也

誠曰自公東來芝山締交以來其間五年往來殊
密則事雖中起固是國家公事未嘗廢其私交亦
來遂得全友誼今日之別實不堪黯然也

十二月十一日与何公使書

何公使閣下余欲問貴朝廷所定公侯伯子男之制
今午後拜趨不知可得晤否敢請示誠一即頓首

十二月十一日何公使答書

足下問樊國五等爵之制今日不暇請明日下午枉
顧何如此復幸十月二十日何如璋

十二月十二日訪何公使略

誠曰余頃於宮中考勳爵之制已及貴國公侯伯
子男五等之制往古為諸侯立此制現朝廷猶有
此制乎今願一問施設方法欲以獻

聖皇敕問可得聞乎

何曰我本朝現行爵賞之例大綱有三

一為宗室即皇家之子孫

親王 郡王 貝勒 貝子 不入八分公

輔國公 鎮國公 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

此中有特恩世襲罔替則世世如之不降否則以世次遞降至鎮國將軍之子則為四品宗室而無封號矣

一為姻戚史漢謂之恩降封

有公侯二等者多皇后皇太后之父封為承

恩公或為承恩侯或二宮之兄弟及子亦有得此封者

此中或承襲不替或替降

替降之云者公爵襲或次定時降封為侯例

上兩款外則文武內外官員歷職至二品有立大功勳亦得封爵分為五等

公 侯 伯 子 男

而一等之中又分三等

如公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分侯以下亦如之論

功之大小而定其襲次亦有多少俸祿亦有多少冠服亦有分別有世襲遞降者

五等謂之世爵世爵之下仍有世職

其一曰輕車都尉

此職有一等二等三等之分以平曰

其次曰騎都尉

其次曰雲騎尉

其次曰恩騎尉

以上皆以功勳論賞尋常不得濫得

如二品大員有功勞議給雲騎尉一又有得一雲

騎尉則升為騎都尉已得騎都尉之職者又有功可得兩雲騎則升為三等輕車都尉又有功升二等又論功升一等又有功則升為三等男又論功升二等又論功升一等又有功則升三等伯爵亦有一次有大功直封公侯之爵以功之大小宜者賞之

誠曰宗室并姻戚之爵叙之限公侯字

何曰皇家則所列已詳矣不列伯以下至姻戚則計不清恐公侯以下亦遞降為伯子男等爵秩矣

誠曰其立品號則以官分之乎

何曰品號就功勳立之品則公侯伯不甚分別若號

則有封忠誠公或有威信公又有果勇侯毅勇侯
肅毅伯怡靖伯之類其上二字有如人之生謚法由
皇上擬出賞加之公侯伯名字之上

現封之爵身為大官無論已若子孫世襲如非別
有官職則朝會之典其品級公侯伯視子男視二
品

誠曰公侯伯之俸每等有差乎如子男及輕車雲
騎大抵俸數幾許其子孫亦承此俸否

何曰公每年約五千金侯以下遞減至雲騎尉每
年一百二十金恩騎尉年六十金現封與承教者同

誠曰騎雲之職限武官乎文官亦有承此職乎

何曰文武皆同

誠曰文官封爵在盡其職分乎或在立其偉蹟乎

何曰此等封爵係非常特典如文武官祇盡其職
分之事不能得此無論文武官均須有非常大功始
行此賞典要戰功為主乎靖地方之亂等事

誠曰忠誠威信等號平日無定儀臨有其人當與者
而始撰定之乎

何曰乃然

誠曰撰號授爵何官掌之

何曰論^功在兵部定封在吏部頒俸在戶部撰擬誥勅
行封在內閣

何曰此不過約略言之不及其詳細節目如欲查考
其事可檢大清會典內吏部兵部封爵類中詳究
案之便得其事實矣

誠曰貴朝定爵之初最有勲切于國家者有幾人如
近世曾文正等敘何爵

何曰本朝三百年來除宗室姻戚外得此封者不
過百餘人耳

近日以寇亂蕩平文官為統帥得封者

曾國藩^左宋棠均封侯又曾國荃封伯李鴻章伯官

文伯劉錦棠封男其他則武官有二十餘人均係子

男以下矣

誠曰世襲封爵之子孫盡住北京乎又住各省本籍
之地乎

何曰大抵皆住北京當差有年勞者或由侍衛外
放為副將參游等官若為文官則須由科第出身
矣亦有住在本籍者然不多子孫已准承襲則
按年給俸

誠曰皇室輔國鎮國將軍之官在尋常武官之外

予

何日如言

誠曰承襲降替之法如何

何曰如一等公襲二十六次如二等公襲二十五次
三等公襲二十四次一等侯二十三次二等侯二十
二次一等伯十八次一等男襲十次每等降通而
到騎都尉二次雪騎尉一次如此而已

十二月二十七日與何公使書

謹啓前日造門實以勲爵之制幸蒙閣下指教頃
使卑懷瞭然謝雪後寒甚想應安勝否頃欲請

閣下枉駕聊敘積懷奈曆無餘日估况紛擾更期迎
新小宴暢談也請恕茲獻洋酒三瓶綠鴨一雙勿却
幸甚十二月廿七日宮島誠一郎

承惠洋酒參雜綠鴨一雙於十一月六日收到此記

永田清使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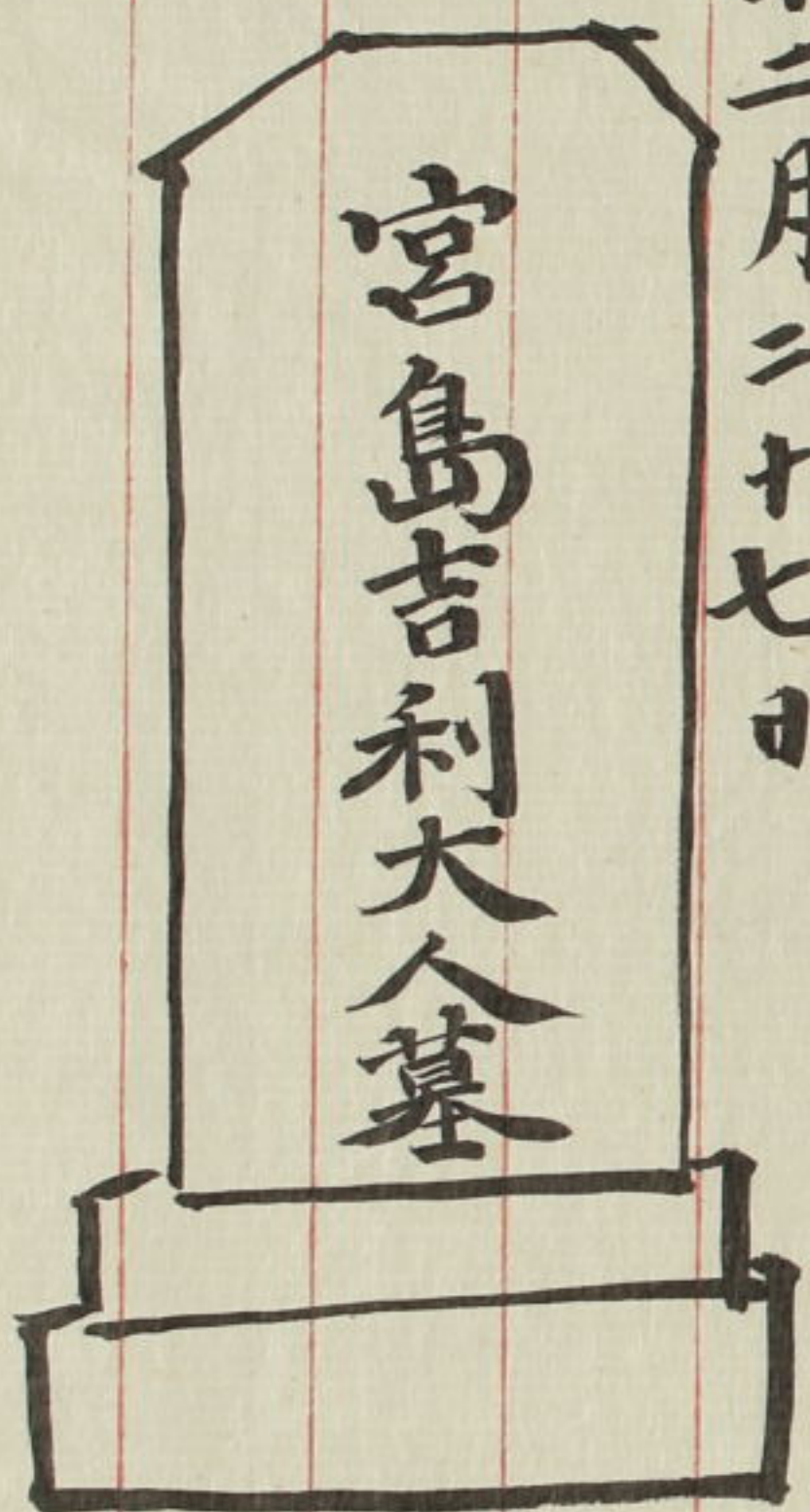
同日再贈何公使書

謹啟雪後寒烈想應安勝頃有一哀請閣下
之事未知能見許否先人掩棺斗已一周頃與
家人商將建墓於青山至刻姓名非特擇先人
平素所信之大人君子以乞書之不可而未見其

人也客歲古稀之宴閣下忝賜壽章祝以海東
福人當時先人之喜溢於眉宇曰此公氣誼文德洵
為一代偉人可見經綸華國正際善鄰去冬因極
之變荷蒙閣下親吊郵惠以唁言并輓聯先人哀
榮可謂極矣因思先人一生仕君竭誠教子垂訓
故所獲善如此蓋先人之於人也未嘗毀之亦未嘗
譽之譽之必有深信於其心也而謂閣下一代偉人
稱贊不已可知先人之心已深知閣下而又厚信之
也然則先所望書非望之閣下而其復誰望焉哉
伏希閣下不尤余之不孝而憐其微忠許余今之所

願即所以先家乘而榮先人莫過之也四載斷金之
交能博千秋盟石之契九原實戴深仁奕世永慕
高誼唯在閣下一諾而已矣至于墓陰誌銘則囑
勝居海舟海舟亦先人所知也書不盡言明治十四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宮島吉利大人墓

明治十五年壬午一月十五日贈清使書

肅啟寒威日烈台履安和敬賀。今聞何星使及諸公駐京任滿將理歸裝不堪悵然吾等幹旋將設祖宴於西國中村樓以招請諸公枉駕賜談敘別此事限以十日之內不知諸公何日為可請卜日以見告幸甚頓首再拜明治十五年一月十日
何公使張副使黃參贊楊樞楊守敬諸公閣下

一月十七日訪何星使張副使略

誠曰去歲問勳爵之副指教逐次深得領其旨唯賜

勲爵限二品官以上如三品以下有功勲何如

何曰我朝制度必二品以上文武官有大勲勞始論功行封如公侯伯子男為世爵如輕車都尉分三等騎都尉不分等雲騎尉息騎尉為世職

以上爵職皆二品以上始得封

唯騎都尉以下世職則三品以下官亦得贈卹者若文武官三品以下有功績由統領大臣論其功之大小或奏保升官以三品升二品四五品升三四品之類又或賞戴花翎藍翎又或加以升銜頂戴又或議敘加級紀錄分別等第賞之

誠曰聞且有功牌之制其一等二三等賞之何官功牌若係二品以上則不許給予部下兵士有攻城野戰之勞者其初以何賞之

何曰如有軍務在行間有戰功分等第賞給功牌與本人存據若一人得一等功牌四張則賞以一雲騎尉又得一等功牌則加一雲騎尉合而為騎都尉又得一雲騎則升為三等輕車都尉此上論功進加可積封至公侯伯也至統領或當局大臣有大勲勞則朝廷嘉其功或徑賞以爵職不必以牌積算也何曰此又一頂功牌其功牌有五品花翎六品藍翎

七品八品九品及藍翎或有空白品而無翎枝者由統兵大臣可擇下十官及兵卒之出力者賞與之戴亦給以執照彙咨吏部兵部存案而已此頂功牌唯可作頂戴別無所用非如前紙云一二三等功牌可存以積算論賞爵職也

誠曰功牌以何為之其模形如何請知示

何曰功牌之式以紙為之填明本人姓名及所得何項功績給本人收執俟續有勞績合而賞與世職世爵也

誠曰謹領其旨謝

何曰昨接華翰承閣下與重野先生雅意第等間不敢當故遲未敢即復今又承枉過益愧不敢當矣誠曰新任公使不知幾日到此

何曰大約黎使于我後月上旬可到此間弟與魯翁俟伊到後計有十日淹留始能就道屆期再與諸公訂期一會尤妙也

誠曰然則開別宴於新使來後可乎

何曰尤妙黎使到後弟等次入辭宮內又須新使進國書並偕伊拜各主人並交代一切故須多留數日誠曰公此般歸國恐天津河水未開

何曰已請暇二月歸國先回家省親俟天河開再赴北京。

誠曰公度赴米國果真乎。

何曰或即赴米或先返家再去亦未定。

誠曰自今留此大抵幾日。

何曰至少亦有二十日。

誠曰公等去後留于此誰人。

何曰楊樞及楊守敏。

誠曰前日有作乞正

馳逐中原驛肉消。蹇駟今復事道遙。好將當日會

投筆來詠梅花過野橋。

何曰末二句極有姿致余亦和之。

向島春融雪乍消。黑江晴浪接天遙。記曾三度偕

君去。為看花雨國橋。

誠曰此作大佳。席上昂有此敬服之至。

卯酒因寒力易消。海天歸雁信非遙。君看待曉

將柳折一枝。來到灞橋。辛巳仲冬蒙

宮島先生來署預訂餞行日期。即步原韻錄請教正

四明張斯桂初藁

誠曰此後我亦欲一游貴邦。

何曰。公來北京。僕當掃徑相迎。第北京風塵滿地。無此間街道之清潔。又無吳淞江之勝。恐不能三度相君往游名地耳。

誠曰。風塵滿地。何以當如此。

何曰。大陸一望平坦數千里。內無大河。是以如此。

誠曰。貴國土地實為廣大。故人亦度量極宏。

不似鄰人之鑿鑿迫切也。

又曰。貴籍廣天^東坤縣頗勝地。

何曰。廣東本籍則在山水窟中。僕家閉門即見山。且四圍松栢森然也。前日讀書見古人論塵以三斗

計。殊不鮮。後往北京始悟。

誠曰。貴鄉必是神仙境界。風景洵堪想像。

何曰。頃大集已刻就否。

誠曰。拙著今已始刊。公等辭京時。總了其半。

何曰。宮內省制度事務忙否。

誠曰。帝室憲法。參酌古今。制之此事。我輩所擔任。故未見暇日。

何曰。憲法之任非輕。以大才擔之。自然美善。第他日保官權乎。抑行民權乎。敢問其大意。

誠曰。帝室憲法。現輯集其材料。以供他日編纂。

至如國家憲法。則樞要大臣所執掌。非老輩所
豫知也。

何曰。究竟大家主義如何。願聞之。緣貴國與中土
交通。同文日久。此事亦有流傳。故休戚相關。不敢不
問。

誠曰。閣下意極深切。僕他日當極誠以答。

一月二十八日贈何公使以詩

星槎遠駕東海濤。喜君奉使專節旄。清和兩國結盟
約。君於此際宣勤勞。捧書來謁紫宸殿。春雲蕩
一壺。

御袍禮成已見使臣節。詎洽宜承

皇帝褒。即今亞洲氣。稜稜惡。猛鷲摩翮射。狼嗥唇
齒相持事。非易脫。佩欲贈日本刀。駐京四載初。鮮
職離筵。縱酒頻揮毫。書訝雲龍躍。出水詩疑
海鶴清。鳴皋天賦奇才奪。造化果知君是人。
中豪曾有南方舉。進士追逐韓柳茶。翔潮
州鯨鯨長退避。庾嶺梅花爭孤高。天下如君未
多見。此別最覺心懽陶。君今歸國兼省親。海若
護舟風劍號。南極星輝照華宴。瑤池果熟斷
香醪。仙遊咫尺路非遠。蓬萊直待騎鯨鼉。歌

成贈君君和我瓊瑤之報慚木桃

辛巳一月二十八日賦長篇送何子我星使歸清國日本宮島誠一郎再拜

一月三十日何星使見贈書并和詩

天風浩、吹海濤送我萬里塵雲旄江城取首豸
何日倏忽西遊東伯勞憶君識我在僧館入門傾
倒歌同袍袖中詩卷滿瓊玉乞攻瑕玷煩譏褒
我笑諸君世多故五洲百怪紛噬嗙各鬪詐力出
機械互矜牙爪爭錐刀折衝無術愧忝竊誓欲
擐甲摧吟毫翰君官閒事哦咏清如孤鶴唳九

皐洞札銳比神鏃利執耳雄踞騷壇豪自嫌鈍拙
困於俗敢希昌黎師李翱竭來翰町結鄰好推敵
時幾相矜為蹤跡未必同蘇李風格直堪追謝陶
我家羅浮見初日遠聞若木天雞號今歸故鄉行
復爾思君東望酬松醪蓬萊何日水清淺山頭嶠
連跨十五鼉欣然過從共慶和舊遊日日尋蟠
桃

辛巳十二月十一日由宮島乘舟贈別元韻錄諸
吟定皇華使者何如璋初稿

即日承惠書梅花詩二首格高氣逸足稱二絕歸

懷得此行色頓壯况又有贈別長篇再三誦誦令人
神旺且中有過譽語非鄙人所敢當身謹當什藏
藏之歸示友明以誇此行所得之奇勉步雅韻錄
呈僕素不工吟其多句之淺俗殊不足以言詩聊述
一時交誼以為永好而已有暇請筆削之何如此頃
栗香先生吟安臘月十一日何如璋頌首

一月三十一日黃公度書

僕具以盛旨轉告何公公即於二月四日趨諸
尊齋可也予此佈復餘不宜我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栗齋先生執事

遵憲

二月四日招何公使黃參贊為餞飲勝海
舟伯吉井三峰伯來助主

何曰海舟先生久違了即候起居佳勝為頌

勝曰此杯三箇德川舊將軍所持杯中以金畫毫
聊祝君長壽為餞別請見收

吉井曰公度兄多年辱交祖臨別贈所持短刀
請佩用

稅所子北當摩短刀余轉贈何氏

席上因譯人談話自國家經濟及山川佳勝不遑
記載雄辯如流奇談如湧黃公度興極起席

揮毫

天下英雄君採耳高談雄辯四從驚紅鬚碧眼
正橫甚要與諸君為弟兄

明治十九年春二月 遵憲

誠曰此東西漢書及史記我舊主上杉侯所藏
昔在鎌倉為管領時自宋國舶來之寶書請
賜覽觀

何曰此是南宋慶元板在敵國難得見者若論其
價一本當千金
誠曰酒間賦五言乞正

此別真可惜此夕不可忘相對盡懷抱明朝是參商

二月六日

何公使使銀鹿譯官持墓面七大字來

二月七日偕大久保利和君訪何氏

誠曰前夜適被枉高軒草一殊不成禮昨日特賜
墓石大字於是我願滿足特來大謝大久保君偕
來請書七大臣之贊辭恐歸計此元不能遂此願
且請閣下約一日枉駕而暢談也

何曰昨承羅召醉酒飽德隔三日猶有餘醺他日歸
里當憶四海波酒不置也謝之碑字殊不佳恐不足

煩刻乎此事似當別覓高手為之

何曰大久保兄久違了今日枉顧甚愜鄙懷初來東時承尊公見愛此情銘之五中乃欲作詩詎不敢辭但鄙意不如作一像贊請將紙或大小或絹交來當撥冗為之以應雅屬至相邀之約則此時實在無暇矣有方尊命請恕之

誠曰大抵就歸途有幾日新公使未來否

何曰新公使於今日由神戶開輪來濱大約三四日可到港伊到後僕即交代計成程亦不過三四日間事第新舊相接逾國書拜客及料檢文書交付

收拾歸囊自然日不暇給耳鄙意召飲事決不敢當唯心領盛情而已其題贊之絹請即着人交來自當於起身前書就奉繳也

誠曰及新公使來一日有暇則設饌筵於西國中村樓以表別情此事當告之閣下今數名為會主周旋願力願勿負舊約

何曰僕來此四載承諸先生雅愛亦甚欲一見為別且可帶黎公與諸公相見冀列先生以愛我者愛黎公亦同洲之高誼也至其期則俟黎公來再定何如

誠曰公度已能善我知語閣下亦善之否想已善之而未為之耳

何曰僕老拙健忘不如公度年少能記矣且性本木強舌本亦強故學語不能如鸚鵡之巧

誠曰公度去就如何

何曰公度大約由此往米國者十之七八或先回家一省亦未定但徑往為多以彼處候伊到港願切也

誠曰閣下西歸公度東去人生離散實不可量而我忽失兩賢此別實悵然他日有暇敢煩屢郵

寄尊書我亦屢呈書

何曰彼此往來書札即交此館中轉達自無不到

誠曰大約自此發信經幾日而達北京

何曰河開時遲不過二十日快則半月即達封河時少枕者數日

二月九日印刷局長得能了双子招何張二

心使于王子鈔紙部我應其招

何曰此種紙係別處來抑即本局所造此間又彌構房屋想必買賣日佳也

誠曰造此種紙始于得能即本局所造請俟午餐

畢巡覽諸器局

何日詩思在灞橋風雪中
駝子背上今日君來時
途中有佳句吾

誠曰有一絕不為詩之正

飛雪撲衣吟骨寒
四郊風色屬之闌
與君相伴騎駒去
好作灞橋詩思看

冬季宜鈔紙局和宮島誠一郎兄韻

陰晴儘日覺風寒
飛鳥山深歲已闌
我御重裘猶怯冷
天心釀雪與人看

辛巳臘月二十一日四明張斯桂時年六十有六歲

何曰頃見贈長篇請大書一幅以惠我

誠曰謹奉命我亦明朝呈絹惠書所和大作敬請

何曰此諸七律擬別大家以不佳未敢錄呈諸先生笑

誠曰諸作情至興逸明日呈大紙願留一筆

何曰此贈友人詩意境頗悽婉

大樹陰橫江上村
輪囷深護百年根
而今風雨悲搖落
獨向空山賦小言

誠曰拙著五卷今刊行半成何公使已賜序張
老兄願賜一跋

張曰此刻將歸忙懇歸裝無暇及此

此日得野氏偶感風疾不能來此使余為主此日狂風飛雪向晚總歇

此日新公使黎庶昌到橫濱

二月十六日訪何公使昭進宮內御饌品

誠曰昨接惠書曲知貴意起身之際百務紛擾當然宮內官告公等以本月十二日許拜謁通國書聞公等有事不能奉命更請二十二之內來謁宮中告辭果然予則如我饌宴在二十日以前則不能偕新公使來若延在廿二日

以後則想應留一期大約有六七日之暇饌宴事已約同好六七十名願閣下偕新任公使來臨則大幸之至特來告之以訂會期

何曰君言敬悉如二十二日始能入宮叩辭則是日之船是趨不及便須再留一期則諸君別宴屆時方定日情從容且可邀新公使同會尤妙如廿二日以前叩辭則僕擬廿二日赴船往申矣

誠曰今日宮內議兩日孰便但廿一日則係先皇之忌日故定為二十二日

何曰如通國書之期定係廿二日則僕須再延一周

昭克成程則此會自可約于廿二日之後以便偕新
公使拜領諸君雅教也

誠曰僕下之大約二十三日無疑

何曰然則諸日人大會之事且聽逆國書後為之
更妙如此亦大好若料理行囊清楚快游數日始
去亦樂事也

誠曰曩日領勳爵之教歸陳之宮內卿卿大德之則
以此寫真五帖贈閣下且使余代致謝意閣下不
見却幸甚此帖所寓伊勢大神宮西京日光高野
以及甲^斐紀州熊野女藏八州其所稱名山大水大

抵不遺閣下帶回以呈尊翁大人不亦可乎

何曰宮內卿惠此珍物殊不克當不知可奉還否因
僕行篋中無佳物可以為報也

誠曰是雞卿之所贈亦經省中議請受之

何曰然則謹當拜登先請閣下代為致謝他日再面
謝也宮內卿如此厚賜實不敢當海東為神仙之境
山水佳勝非中華所及他日歸示吾土人亦一大快
事也先為謝之

誠曰僕受閣下雅教不為少因當大報唯貧故不
能^如呈薄品數種以充餞別之意請勿却

何曰大惠決不當行篋中又無別物可以相報受
之心殊不安也

誠曰恁是敝土產願收之

何曰我輩以氣誼文字相交當歷久不忘者且
公贈我佳什當作均極佳持歸作子孫之寶
非特心感之而已萬勿稍存吝氣也

和韻之作臨行必當書就奉呈

甲東之贊稍暇即當書還此係生平舊友決不
負此言

智足以應外變而克善其鄰勇足以定內難而

不顧其身過門而折惜哉斯人云、即其贊也

誠曰臨別一言如公與我則可謂予載之知己也頃

僕與一親友深慮兩國利害說某大臣大臣深

嘉納之曰以琉球事決不至開禍端於貴國

也此事不在世人所知敢告之閣下

何曰兩國決不因此小事開大爭端我政府亦是
此意

二月十七日贈何公使書并物

謹啟君子辭京在近共載辱蒙高教獲益實
多今臨別特愧無佳物以為贖聊呈敝土薄產以

表誠意不勝慙歉之至諒之

一詩繪文函 一詩繪梳十 一詩繪杯三組

一貝細工 一織物二卷

何子歲大人閣下

答

承惠箱四品織物二卷謝

光緒 年十二月廿九日 何如璋

同日贈黃公度書及物

公度先生閣下任滿而歸國予亦載辱交殊領佳
教感謝何已乃今之別惟有黯然魂消耳僕之欲

賚且下久矣奈此間少佳物無以為禮慙愧無已
茲呈菲薄聊表惜別之情不見却幸甚書不盡
意頓首

一詩繪文函 一詩繪朱梳十 一陶杯三組

黃公度先生 誠一郎

目文同品

張魯生先生

二月十八日當清曆壬午新歲到使館祝
新禧

黃公度書

謹啟鄙人省途在即念此邦賢士大夫辱與交遊
實有拳拳惜別之意茲卜於陽曆月廿日在上
野八百善謀一別筵同坐比自素望於是日午後三
時高軒辱臨不勝禱切 黃遵憲謹白
宮島栗香先生執事 光緒八年元旦

二月廿日黃公度為留別會於上野八百善
此日應招來者 宮本小一鴨北向山榮黃村杉
浦誠梅潭鷺津毅堂龜谷省軒大沼枕山小
野湖山森春濤其子泰次郎蒲生重章井上
陳政楊守敬及我也譯官鉅鹿赫太郎為通事

二月二十二日何使有書

昨承惠賜多珠賴使行篋增重謝和作已以來
紹錄呈又別箋錄近作四首以博一笑詩字惡劣
乞勿示人餘俟晤談壬午元月五日 何如璋均
栗香先生吟安

遠泛星槎到日邊黃龍雲護始張旌二千年繼
裴清迹五百人傳徐福仙俗有唐風知舊好書經
秦火問違編西國東朱盟新締邦及同文國最
先

曾聞縹緲說瀛洲后到蓬萊最上頭一水津原

通折木三山風不引
迴舟桑田曼衍開
蠶市海浦
迷茫幻蜃樓
我是玉堂署中吏
此行端合任丹
印

公餘文燕錯觥醕
傾蓋江城集勝流
霜葉晚尋
瀧水約春花
晴赴墨川遊
快譚揮筆妙
于舌分
韻敲詩清可
謳此後東西各相望
海雲遙隔粵
天秋

隸賦皇華伏節旄
旄征靡及敢言勞
連城有價思
完璧贈帶論交感
脫刀落日遙憐滄海晚
飛鴻留
影富山高櫻花
覓得仙家種
還示鄉人興亦豪

壬午元月廿日錄留別述作四章即乞栗香先生吟
定嶺南何如璋初稿

二月二十六日

此日於西國中村樓招何公使如璋黃參贊遵
憲西君大開盛宴以送別自公卿大夫至士庶人
有志于文學及交際者一百餘人會集自外國
交通以來未曾有之盛事也何公使携乃新任公
使黎庶昌君來臨又指一石金以謝會主西國
交歡於是乎成特書傳之於不朽

席上贈何子戎公使

江樓把酒送君回墨水連天帆影開五載交游
歡未盡一朝離別恨難裁手攀西國橋邊柳
思寄羅浮嶺下梅聞說海南鴻雁少不知書信
幾時來

二月二十七日何君自橫濱來書

昨日江樓盛會從古未有觥疇交錯絃管紛陳鄙
人隸興方濃值此翻欲作久住蓬壺之想承諸君
子雅愛中心藏之足下與成齋一六兩先生加意周
旋尤為可感此後東西相望天各一方引領海雲時
深馳仰尚乞風便惠我好音俾知天末良朋興居佳

勝德業日新則雖兩地睽違有如同室其為欣幸殊
不可言乎此鳴謝即以為別敬請

栗香先生成齋先生一六先生均安同會諸君子
均此壬正月十日何如璋頓首

同日黃君自橫濱來書

昨日盛宴為歐米交際之所無鄙人無似亦辱附末
座感幸不已當作一長歌紀之俾史氏大書特書比
於齊桓冠裳之會也醉中似聞君言欲偕雪津先
生辱訪厚意感甚惟鄙人寓居湫隘器塵不
足容高軒鄙人首途尚遲數日頃既將雪津氏大著

評就索題舩亭及紀夢詩亦皆草成二三日後當
撥冗來京再借吾子往謁佐公作半日譚何如忽
草佈餘俟面罄不宜先緒八年正月十日黃遵憲
謹白 栗齋先生執事

二月二十八日命高木壽穎岸田吟香二氏以
何君所贈之一百金購織物數種以充餞

何君來書

今日承高岸二君來濱遠送且致諸君子雅意惠賜
珠物執愛隆情有加無已臨風拜頌慚感交并首
塗在不及趨謝即乞閣下代為致意是所感禱再

接誦佳什真切之至他日當步韻寄呈此請 壬午
正月十一日 栗香先生吟安 何如璋頌首

三月一日同大久保利和得能了及西君到橫
濱

先訪何如璋君旅館告別得野君托何公使以井上
陳政學問清國次訪黃遵憲次訪張斯桂了到郵
船名古屋號一見船室午後二時何君從橫港解
纜而到郵船此時清國軍艦馭遠號發砲祝之何
張二使便揚黃龍之旗而去此即長訣別之時也
望之 不勝黯然之至

以上清使筆談偶採存函底者鈔錄其不存者
加倍之誠可惜也 明治十五年五月九日剪燭
記 養浩堂主人

余頃得閑暇偶修舊學思及何黃二君交遊之
事遂重淨書筆談卷以慰懷云

始于五月廿五日終于九月十四日

明治廿六年癸巳九月 栗香閑人誠白記



